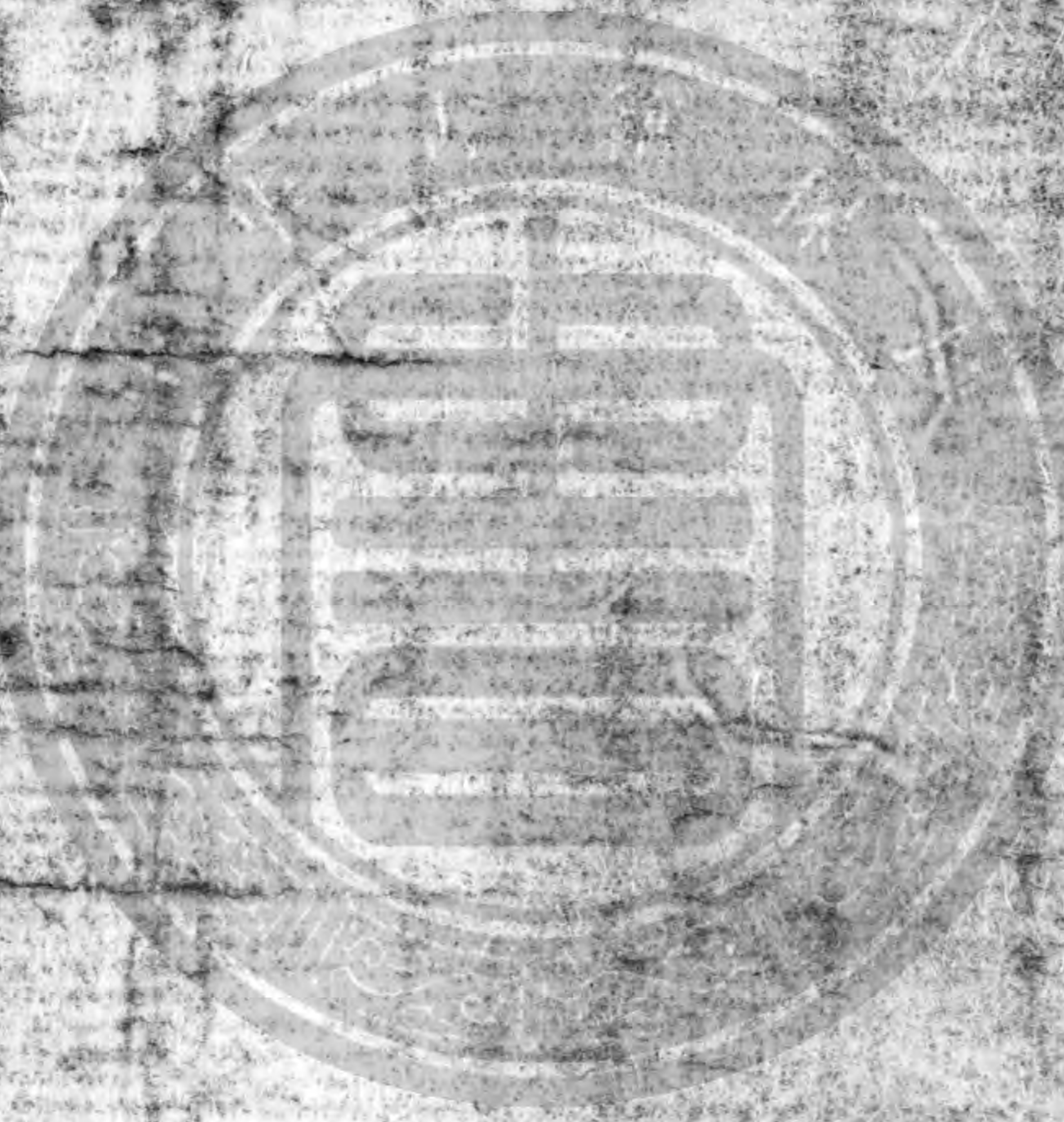


65443





由拳集卷之十六

東海屠隆長卿著

書

與王元美二首

天降災下邑元元離此大青隆日夜蓬跣自傷為  
令無狀無能出一籌救我父老子弟徒步走雨中  
率父老子弟親操釜鍾築隄阡今禾稼僅存其十  
五爾平居不能脩德行政以召天和及馮夷竊弄  
其威命廼始倉皇出走黽勉支吾亦左矣先生不





加誚讓而勞苦如平生隆感而自惡滋為主臣矣  
眈以長年操青雀舡迎沈嘉則先生甫至自鹽官  
縣坐得此如操白雪而下神物也嘉則年來詩律  
更細神力更王其所得意前無古人署中無事戲  
為二十咏隆與沈先生同賦成左右顧盼提挾風  
霜舉趾頗高矣敬要先生同賦之旋奉篇日幸握  
管以待有如先生不賦此者雖非鮑昭才盡終無  
以殺天下英雄心惟先生圖之嘉則先生甫至未  
能輒脩問多致意長者謝記存且云八月中旬過  
弇園訪先生也

曹子念見枉得先生五言絕句二十首讀之齒牙  
間泠泠生山泉爽氣留三日不去子念台蕩之行  
以何日日許作詩送行別後竟冗奪奈何救鄉張  
大司馬德表東海文高越絕且天性好游揚士類  
後來之秀賴以成名者甚衆不肖故出司馬公門  
下平生國士之遇烈於皦日不肖哭公詩云但歌  
黃鳥堪同死不信明珠可報恩大槩可觀矣今其  
嗣子邦仁將走千里扶服謁門下為司馬求墓銘



先生持海內文衡天下之人莫不欲得先生片言  
隻字以為重敬徽寵靈光此下泉司馬待以不朽  
家少司馬平生又門下所知也不肖心知蓋稱西  
司馬云其子峻亦將以墓銘為請兩司馬身後事  
咸在先生南向再拜使者敬陳於下執事伏惟財  
訾沈嘉則先生辱先生欵遇良厚私謝之中懷耿  
耿言何能宣黃雀紫蟹肥矣

與下右武

往歲與仁兄倚醉長安連鑣廣陌雅志絕塵冥心  
獨往可謂極裴徊之驩悟逍遙之旨假令人生長  
如此乎即榮挂七命身登九列何羨也頡頏未幾  
便各翻飛一出都門岐路南北鴻鴈中斷霜露再  
零望山川於南中思君子於天末不自知其黯然  
隕涕矣足下揚旌四郊攬轡七閩宣士茂忠勤施  
不怠足稱須眉男子弟鄙庸椎魯兩為下吏了无  
善狀僅習折腰貴人而氣數多阨三吳近苦水潦  
漂屋傷稼饒殍載途徒跣自勞痲瘵無補為之奈  
何故人久闊近况可知仁兄英標曠度秀拔人羣



日者身  
卷之十六  
三  
聞與汝虞相得驩甚漳浦令故吳雅士而足下深  
薦同禮之羨修兄弟之好丁君終長者意氣迺如  
此哉汝虞兄使南便附數行不盡中懷伏蘄遠答

與王敬美

都門把臂為歡須臾一夕分携千古永嘆賤子自  
淮南量移吳會咫尺婁江會以職事至得一再奉  
長公顏色觴余縹緲閣上上濟茂赴下臨曲池玄  
言名理滌我滓穢召我清虛可謂出幽谷披閭風  
中殊冷然因唵謝家春州有懷瓊壺枝更切也自  
後連遭水潦饑傷孔多賤臣徒跣空罷於奔命未  
能一脩寒暄門下而信使業先之益以惠貺滋為  
媿矣率尔附致殊不尽中懷伏蘄亮答

奉陳玉叔

往袁之熊上舍赴白門道淮上伏謁明公以書相  
聞具言明公念不肖隆良殷隆愕而不信謂袁生  
固謬稱明公騷壇大將人文泰岱安所得襪線之  
士而游揚之哉且也安下吏之分不敢輒以姓名  
通於記室平生傾嚮大雅真如調飢又雅聞明公



獎借才峻恒恐不及風流師表海內延頸下走益  
欽欽豔焉每投袂自奮夫蜀山之銅延津之劍氣  
類竒同應若桴鼓而况含靈之層秀異之品哉隆  
即不當以賤吏為解天下豈有挾監司貴驕天下  
士陳先生哉而三吳屬當有大青兩師不仁陽侯  
竊權鬼母呼於城門而青猿出於長衢淡淥蕩折  
為兀元憂小臣蒲服奉盞鋪之役徒跣自傷竟使  
鄙吝日固風雅坐衰執鞭之私久未得請業先承  
長者下訊惠以瑤華霞光映人明珠入手五色爛  
焉奪我魂氣如隋青兕崙萬仞罡風中乃細聆書詞  
又何情至也明公折節後進固自得之天性迺不  
肖隆東海鄙男子見不踰于坎蛙而技且謝乎鼯  
鼠顧何以望見車輪清塵而奉盤盃下風哉不肖  
隆竊睹見先生於此道意念深矣便欲杖策渡江  
伏謁道左一領謦欬畢平生而卒牽於簿領草草  
脩不腆之辭械付使者再拜而進之下執事伏惟  
明公不以廝養賤質而棄其麻蒯即無當列屋固  
居然侍者下陳也悚息以聽



與馮太常

足下官太常居白門頗適獨弟兩為卑冗下吏百  
勞侵人頭顱早白固云材具蓋亦有數焉仁兄平  
居恂恂長者廼睹間者諸所割割抑又何磊砢也  
男子墮地豈止取尊官厚祿內以飽其妻孥而外  
誇里閭要以蹈道執節粹媿貞亮不失丈夫之致  
尔仁兄翱翔雲霄而弟浮湛薄牘脩名不立玄素  
復雕神飈促人義和輶轍每思拙足峨眉積雪之  
間儵然自廣而尉羅羈之長轡莫騁奈何王上舍  
來得足下華札如對龍光自足下入留都弟之浮  
踪飄轉南北卒卒无須臾之暇修一寒暄而芳訊  
先至使人抱媿良深王上舍通家弟兄覩其人樸  
茂雅有諸父風此來道仁兄厚情不置兄亦何所  
不厚哉救邑曹上舍志伊遊南雍便附數行不盡  
縷縷

與鄭職方

往歲一晤年丈於闔閭城下瞬息分携及抵西陵  
見蒼頭來言舡篋之狀良所太息此後浮萍南北



尺素不將同袍義缺悵如之何弟曩不能望氣而  
知貧人至加声色於長年三老雖坐不知亦可謂  
無鹽唐突西子矣仁兄不加誚呵反辱折柬足下  
不失長者而僕為宵人至今媿之諸孫本志承厚  
款異數居然通家于之愛足下可謂專取仁義遠  
絕常倫感哉非言語所宣矣鴻才駿發翊贊本兵  
安攘之畧中外倚辦丈夫致身差牒如弟委蕭下  
吏兩困災罷昕夕焦勞不堪揀過故吾都失日以  
紛拏行且奈何救轄曹上舍志尹八南雍便附荒  
穢奉訊台社倉卒不並

答陸宗伯

日睹龍光仄聞玄論虛往實歸心殊冷然先生日  
焚香燕坐默視弈照闕溟滓之化達要眇之旨雖  
空同柱下何以加焉隆故自鄙庸犇走俗狀滓穢  
日盛清虛不來自揣無由得聞至道然每後垢溷  
而披玄朗未嘗不心醉旬日也別來殊用萍然忽  
荷華穢兼拜嘉惠如奉清儀人還裁謝率尔不莊  
寄張幼于兄弟



不佞性居海上輒向慕君家兄弟明秀尔雅越在  
東鄙不一覩大國之風良用缺然丙子歲北征倚  
權闔閭城下王百穀先生儼然造不佞時不佞謝  
病百穀彊起之攬衣初殊頭岑岑既聽王先生玄  
言清遠如披松下風肌骨為爽病良已自是定交  
獨以不得一當君家兄弟為恨屬謁范府公府公  
出足下所為見懷之作喜甚僕為令不能先高賢  
而使賢者先令令可知矣周公瑕名滿海內僕亦  
未能一脩寒暄之堂僕之孟浪乃尔不佞鄙无足  
辱諸公友藉然執鞭賢豪區區之心良有之敬布  
之門下惟先生崇登伯起先生文雅澄貫俠氣亮  
節使人興專諸要離之思一棲兩雄魚腸水犀當  
不死乎聞伯起所作如姬竊符新聲雄麗快人不  
知可得一部寓目不坐困職事不能掃門懷刺輒  
以荒札通致其款款外小詩奉懷二足下亟吟鳳  
嘯滋為鄙矣

答徐孟孺

昨青雀發浦口蒼頭持足下書至急啟披讀不終



篇色動已把黑蹠手戰而不定已灑上神為王也  
何物徐生白吞七澤筆搖五嶽雲間有此直令二  
陸文章黠靈無色矣僕厭苦游辭無當玄帝素王  
之道又恐鬼物善妒竹素為祟思一切屏去雕蟲  
玩心玄虛不能自割則命侍史火殺青餘者覆瓿  
矣乃今讀足下文辭不覓技瘠也諸評騭僕文字  
僕烏敢當足下第亦弄其楮墨一吐白中千古非  
至意也不然者鍾子不失聽乎然伯喈之寶論衡  
即又何足為吾兩人者道哉吾兩人或者張景先

所稱豐城之物延津遇合光恠動天其亦有數耶  
乃僕恨為一官所縛俯仰高厚嘗苦跼蹐不得與  
足下時々放迹九峰三泖間足下亦且馭車南矣  
白門柳色依々向人廣陌青驄垂鞭緩步此時視  
青浦令一盤猿耳兩沈先生曠士足下不可不交  
其人足下尤也如壺中可矣无入人指甲恐為斷  
尾他日卜下天門為東海尤女笑也昔張路斯為  
宣城令歸与后氏夫人九子俱尤去故賴上人也  
僕倘似之乎僕亦夢為尤鱗甲隱々乘風雷駭海



門巨濤者三即今與足下遇合寧獨偶然哉幸足  
下自愛來書愿得僕長語方冗不能也倚櫂畧叙  
敬謝故人入郡城當一造請

答王敬美

隆不佞於文執亡所知識獨私心知向往海內賢  
詰嘗如渴飢曩歲得奉清塵燕市秉燭深夜談天  
雕龍尽披玉屑便自謂不虛此生已後濠濮量移  
吳會遂得摳衣拜長公廷尉先生先生曠度一見  
謬賞把臂入林廼隆故鄙庸蕪以災罷多故俗務

嬰心每濡毫伸紙不能吐一語亡以自進於兩先  
生門下奈何日承廷尉先生臨况救邑為言明公  
北上坻吳門迺不一迴車婁東僕以未得報於郵  
人亡從負弩矢親迓旌干道左惋悵可言駭上征  
人蒙犯霜露猶且記存故人於千里之外撼書爛  
然既及下吏書詞更多肝膈款語此為高雅洵語  
倍万恒情益令不佞隆慙慙亡地矣使者行促率  
尔附楫殊不盡鄙悰尚容端謝

寄張太史



往歲旅食京華過蒙足下曠蕩之知僕自度於文  
執淺薄譬諸甕盎之物不睹天地之大全時發而  
為里言伊吾自適於村社間以奏於雲門六英之  
側則啞然失聲矣足下何自得之而煥母夷光質  
從好移僕亦遂亡其醜塗澤而前乃足下不加唾  
去謬見推与僕即不敢津上誦言為謝然心感其  
知矣一走泥塗遂越霄漢嘗念夷門老監猶能以  
信陵之故感激酬恩矧僕雖不佞猶操雕蟲之技  
挂空名於稅林舍息懷素當不後於常人客歲曾

裁一短牋敬候足下屬足下南託馮開之轉致之  
而開之予告又以屬沈茂仁不詎終得又浮湛不  
迹聞仁兄暫辭清蹕之班尚羊渚宮之下江籬杜  
若靡蕪無厭于無不可以攬擷揚芬振藻甚善甚善  
僕不佞奉職無狀三吳洛洞元元是疚罪在守土  
文雅日減於昔而吏治不光將何以仰副知己顛  
越是思救邑丞高君家僮還敬脩一言附致寒暄  
之私伏惟崇答外具拙草請教大方因風神注  
寄館中諸同年



日考集 卷之十一  
恭聞年兄拜官從太史事上座 皇國下光同袍  
仰望雲霄可勝欣豫隆自遠清塵遂即險巖比於  
勞薪淮泗之上扶服經年漂轉吳會西鄙惡壤華  
露藍縷如理禁焉而澤洞為青歲復不登為之柰  
何鼯鼠之技窮矣往旅食京華數奉教於大君子  
別來何得便去諸懷每思脩不腆之辭小致寒暄  
門下而俗狀種種含毫伸紙不得一語嘗丙夜起  
炭中遽踟躇久之不自知其霜露之沾衣也近奉  
明旨無由叩首闕下一望見天上故人此心誠搖  
搖然如懸旌矣救邑高丞來敬布空槭奉訊簡樸  
之罪知不可文伏惟長者崇答

上張申二閣師

隆材質疎庸荷蒙恩師門下特建之知真宰鈿錘  
息及賤品銘之肺腑徃歲旅食京華杜門莽拙不  
敢以燕見仰溷榮戟清歎時、從稠衆中望見台  
光階墀之下如披青冥卿雲有爛慰浣可言洎從  
小吏奔走泗上量移雲間漂轉吳楚逡巡歲月數  
從南天瞻望北斗常思修尺一之書敬候恩師相



公百福願念賤臣下吏恐不當輒用寒暄常語濫  
噴清听翹首霄漢聽若河山矣恭惟息師翊贊  
鴻化均調四海大業卸隆並登三五甚盛甚盛隆  
為令奉職无狀境內水潦為灾元元痼瘵朝夕憂  
勤罔以佐百姓之一二司牧多闕罪何可文茲當  
縣丞其上計敬裁短牋附布其款々之愚神馳  
闕下瞻怀台光隆不任瞻鄒悚灼之至

與王百穀二首

君家先君子布衣之俠令弟浣執筆以從事其間  
何異伯喈作郭有道碑第足下當代才子而徵君  
行實又多海內名筆為之先駟持我瓦礫廁彼珠  
玉自局促難為前耳別來更日走塵俗中墨卿久  
踈坐逋宿約罪且不可文獻歲當徹一二日視篆  
為尊君一搦管長洲公書竟浮湛殷洪喬抗志乃  
尔惠書四紙後奕真如飛天仙人可謂前無率更  
後備待詔更辱惠香盒當坐一小閣中然龍腦子  
而讀玉臺香奩諸書然非為令事矣日者念足下  
良甚何時得一稅駕金昌臥解嘲軒再與足下縱



談名理也足下欲得布一疋作大袖方袍青浦故  
產希然皆市民里婦易錢米者直可斗米一疋耳  
僅堪與足下擦疥因思敕邑荒落民無生計日織  
此一布易斗米備晨炊戶以為常布一日不售則  
子婦有枵腹坐足下詩云 天子若知荒政苦東  
南倘許賜田租今賜租十不當一又上海諸縣寂  
稔而賜租與敕邑等奈何何以佐黔首之一二  
尊公小傳脫藁奉去請教承諸君子麗藻之後如  
夷光在御始難為容張司馬公墓銘孺穀何不見  
貽一首昨於此中徐孟孺許見之固是足下所貽  
廷尉公筆力更遒洵是老將足下小楷精工乃尔  
足稱雙絕邵武君寓吳門良久僕日促之來竟絕  
履基而去可謂不念先司馬屋上之烏足下獻歲  
來何所事上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千百年來  
風流先生當不讓人僕故亦北海座中客區區困  
一斗大城子每想聆玉屑之音真如消暵北征何  
時幸一見報飛花布一端附楫

與君典



往歲殷无美曹任之兩致君典尺素敷生迺不欲  
自為洪喬置書王元美廷尉而去未得倒屣此君  
曹生訪足下郊園幸以不佞故作青報敬謝多情  
曹生無大執能足當一隊而心知慕足下此其志  
可取尔徐生秀才異等偶以母病不能出門念青  
山更切也昨閱即報見起足下命果不足下尊名  
良是而云起復何也足下蒙天子恩擢第一官  
太史至渥矣足下宜何如以報稱足下抱經畧大  
材非樸斲儒生比平居抵掌庶幾張子房鳴夷子  
皮者流不宜汶汶為山林客足下且被命出處大  
節大丈夫內斷於心似不必問諸詹尹 陛下神  
聖翼佑貞良子房少伯不以此時樹尺寸而光竹  
素則无時矣不佞曩与足下言謝眺青山終非卿  
家物願足下即秣馬治行大人之操何必箕穎五  
湖之約請勿復敢言足下臥龍之姿義薄雕蟲日  
所示高篇自是英雄本色不佞又安能持沾七小  
技而仰首稱說於子房范蠡之前為英雄捧腹哉  
無論經綸手段即如此執亦何有於么麼長卿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非僕与足下之謂矣有如淮陰  
實降心下問僕亦不惜自為李左車也一咲年伯  
母而下萬福初八日已遣平頭奴歸迎老母計時  
下且到辱佳惠良謝文三種完上足下欲僕沉思  
自為之沉思而竟不能工奈何近作數首書便面  
奉去孺子不知終可教不蘇長公真蹟一卷王少  
微私印二方輕吹一端奉寄足下近况幸以相聞

與周元孚

往歲得足下尺素追往道故嘆逝惜別故人之情  
良厚追維長安把臂斗酒相勞清談名理娑娑嘉  
勳徼寵靈於足下自謂范張可佐管鮑不死洎弟  
以小吏奉奔走之役蒼茫分手辱足下時之過我  
逆旅相對黯然雖蘓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  
念此便使人心折足下形珪组心眷雲壑三歲  
之中兩得請於 上旌旄翩翩日從鄉父老徊翔  
故林昔人所謂吏隱足下是也僕不肖半馬於四  
方浮萍於南北踐更災罷殊耗心力歲月云邁侵  
尋二毛真世之勞薪命也何言業已安之然閱歷



漸深世味都盡人生能幾元、胡為東海之曲可  
以投竿或尋足下荆南夢澤之間所非至情而言  
之愿指蒼天以為正讀懷人諸作言言璀璨句中  
之奇何多邪迓者出薊門下潞河厯邊陲返荆楚  
登覽山川篇章當更侈聿不恡見寄君家季子詒  
我長牋揮霍雄藻洵有足下門風楚雖多才要知  
君家兄弟定然寡儔使人情伏懷諸君近作效顰  
茜子聿大賜雌黃高丞罷官還遣吏從行更布數  
語冗次據案勒狀百不宣一令弟不及裁書聿為

致意

答徐孟孺

足下出門諸邑佐俱報罷官兀然一身萬事咸肩  
之俯仰天地之間太無聊賴宦情日以蕭疎如秋  
天雲以故身在百冗而心益以閑清夜篝燈朗朗  
兀坐懷人念舊濡毫信紙得詩六十餘首詩成寒  
寒無可與語者急欲寄足下一賞音而平頭奴適  
至良快僕詩姑無論其工拙五言古詩以一二夕  
得六十餘首僕亦大抵捷矣哉求足下直言抑揄



由拳集 卷之十六  
之勿有所諱甚吳生久聞其名來書小傷於拙何  
也豈刑成當不爾耶

與上元美

友人馮開之開美工古文辭為人亦澗懿不與流  
俗伍雅慕先生躡蹻擔簦願以壯面之礼見不佞  
覘此君意念深矣先生其猶海平以為百谷王則  
馮生者宜不在麾斥之列馮生又稍解禪理閔不  
佞紛溷日墮苦海勸不佞稍讀西方聖人諸書以  
求自解脫不佞畧叩其旨即未必登彼岸比於人  
代亦可謂越然先生試与一談无迯法眼矣近購  
佛書不可得敢從先生求楞嚴經一副本退食多  
暇結念友人得感懷詩五十餘首錄去求先生刊  
定

與百穀

昨友人馮開之過竺頭住三日留抵掌而談天下  
佳山川處間及玄素之道甚適開之開美有致其  
言室窳更精詣相期共脫進資冠築室西湖之上  
老也言之津津至丙夜不能休多世外語若使王



先生據胡牀揮麈尾而談當更有進於此者便可  
令兩生吐舌矣恨不得同此燈燭光悵恨何已新  
春協風且至農事方興天何復霖雨決旬元元重  
困何以官為使人宦情益蕭條亡賴人奴不識大  
賢至為羨千鈞之弩邪聞吳縣公已移去誰當聽  
此者雅聞胡侍御公高行亮節竟坎廩死往過無  
錫不能一造其廬其為長恨可言誠得以孝足供  
役甚愿不敢辭坐中丹木為雨傷未大爛煬當是  
舍芳而待足下惟足下來為牡丹主人

與瞿屠夫

去歲居穎浚足下及貧即書語意高古情寄沉鬱  
虞卿信窮愁何其言之工也足下束髮讀書有如  
徼天之靈蚤致雲霄立天子丹陛之下即搗藻  
如春華亦詞人遭遇之常尔安能歎咤万夫驚動  
六合如今日哉今夫大海峰巒秀特一望浩七乎  
波安流烏睹竒觀逮長風下擊洪波湧起日月跳  
而不止然後見其險絕也屈大夫即才氣瑰麗非  
煩寬胡有離騷韓之孽公子不遭孤憤其文辭欲



齒於蘇張諸君何可得乎平居視司馬子長一瞽史  
及其下於蠶室爛然文采遂與五嶽四瀆比壽而  
日月齊光也僕嘗試與足下一抵掌而譚從古賢  
人才子童牙逢時白首富貴終身不見窮愁之事  
者何人生无一日驩苑有万世名盖古今同病矣  
僕年三十五得一第三十後為小吏足下謂僕遇  
乎不遇乎乃三十年以前人出之所謂艱難困苦  
無一不備嘗之矣而僕未嘗一日作攢眉態從此  
三十八年而往世間之榮枯憂喜何復能入僕之  
眉睫又况胃其肝臆哉僕方嬰世網不當作超然  
語苟世人肯掣檻窵而縱麋鹿則深山之上長林  
之下此樂可以忘死吾聞英雄不為將相則為神  
僊免其將相而今就神僊之業亦人生大快何不  
可耶故僕竊以為屈平子長諸公不以此觀性  
命之理極逍遙之樂而含毫禿穎苦垂空文急而  
託於世是去人禍而復自投天刑也僕以為非計  
子房四皓均為漢傑良也慕封侯之業而四公平  
抗害山之操今足下以罪罷公車則有害山之之



可茹也足下勿復為窮愁恐為四公笑古人畏富  
貴之逼人而甘心於清冷之淵如足下以絕意富  
貴為窮愁即貧不肖何止九萬里哉世人見僕終  
日欽欽澡行勤事佐吏良苦謂僕故脩名者且以  
此求聞於世梯通顯為可謂安相寡廊之士僕不  
能以官為執亦以此為逍遙者也身為不才吏日  
崇穢德而求逍遙豈不遠哉願足下自廣後五年  
而尋僕嵩陽佳廬之間无孚亦可與共此者臭味  
苟同煙霞不遠

與開之四首

別足下嘗苦不得見見輒恐其別也河于公手良  
覺銷魂婁東謁二王先生罷便可解維僕且自起  
焚香掃地而待足下敬遣小吏迂僊舟河于返叢  
頭尚須作三日留不見足下一日為三秋与足下  
遊處即以三朝為一歲矣燈前佳語如聞天樂  
足下既不能與拘囚之夫久遊處遠去而可廼在  
數十里外羣諸豪少年酣暘長嘯大語髣髴乘冷  
風間於予耳不獨恨恨足下且以妒諸公矣宇宙



亦大寡廊矣十洲五嶽何往不可容一么麼屠生  
而區區以升斗故後人涕唾下佐生涯良足自鄙  
又安得御長風騎六氣而從足下萬里凌虛徑度  
也不穀亡望矣惟愿先生丹砂蚤成惠一粒拯我  
屠生即無他羨風流調笑亦自可人異時閭風之  
上具茨之下無我寂寞也來役候足下行李裝而  
後返此人頗樸實堪奉奔走足下命之返乃返廷  
韓長孺欽之非之仲方諸君作何狀吳会山川為  
足下及諸君驛騷日月五星至奔迫失次微聞真  
寧上訴於帝謂公等太橫哉僕又愿公等小戢  
詞鋒乃僕亦不能自戢也言之失笑君典若來千  
萬馳急足報我

老母以十九日拒官署距仁兄行一日尔輒荷見  
存敬道雅意於老母前矣仁兄之華亭日與諸故  
人燕笑為樂弟一别足下便與輿臺為伍退坐一  
室蕭然沈寡念足下腹腸真如車輪弟固不知為  
令念足下而後知為令也堂堂六尺坐困五斗五  
斗亡一所恨恨不得飛揚隨足下尔旬日返西湖西



由孝集 卷之十六  
湖花事且爛熳然君家鴛鴦湖當亦不減嘉則昨  
日書到云仁兄曾有湖上看桃花約渠且有渡江  
意仁兄歸當與此公遇僕益怔忡心動矣木蘭舟  
上幸為我酌一杯波臣去冬大雷電吾郡有人被  
擊死者有子殺母者天時人事如此可畏哉今春  
又久陰雨不解將來歲時不知又若何弟不才濫  
竊升斗於此朝夕欽欽靡敢踰法度尺寸竟何以  
稅駕奉教以來小暇即焚香而讀楞嚴僅舉其句  
未得其冥詮如煩熱人飲冰便自清涼當洗心從  
開士求證正果幸弗棄弟子蠢愚相見无期可勝  
紆軫

小刺足下與長孺意既決敢不惟命新舊稟並奉  
去在兩君財擇目錄且无刺隨有得不妨次第寄  
往兩君業為叙嘉則宜有作教遣吏持上原臺弟  
檢閱不日有人走西湖工直弟自處今兩君貧士  
不如令牀頭猶有俸錢不以相累費公神思可爾

與孫以德二首

隆疎庸薄命行與時常相左天猶不義小人得幸



於二三兄弟二三兄弟咸海內名流不我嘔太使  
得把臂而講交遊之禮捫心顧影誠不自知其何  
從得之豈不以隆雖鄙行能不齒而此中頗實亦  
為諸君子所寬世人了不識所以謂璪尾鯢生何  
乃抗顏人代間多大人之遊此豈惟他人雖僕亦  
自疑之矣然僕亦知自守靡敢孟浪以廣遊道惟  
是二三兄弟驩然如故蚤夜濯磨居恒想一旦獲  
落以貽知己者羞所非至情愿指皦日此中巨室  
貴人敬事以禮寔不能任諂子非禮將迎身處鄙  
賤不思勤宣職事以安義命而徒粉澤嫫母而孔  
為容取憐求理於大人長者之口不惟僕羞之亦  
先生之所弗是也居此中歲餘頗以志行无他為  
賢士大夫所併容至部中父老子弟久益相安僕  
守身如處子即一顰笑亦真不敢苟不獨力求為  
文士解朝且亦自免罪過而偶遭天下寒廓士不  
堪時露抗浪非敢云英雄本色亦端為習氣未除  
仁兄何以進之泥塗賤士何能一日而忘雲霄故  
人故人念我當亦不減會面无期壯望雪涕



以德太史仁兄足下數日前邑貢唐生來附致八  
行心緒如蠶絲了不可抽杼心則易下筆則難僕  
以不肖幸辱仁兄友藉仁兄之規不肖何如蕭朱  
款疑於下泉張范陶々於水夕方之今日芳風不  
減往得足下書中有一二樂石語覆覆不肖深矣  
不肖鄙无識不達足下雅意便疑足下小有款薄  
寒賤意作書奉荅頗傷和平僕之鹵荅乃若此譬  
之嬰兒祇以一搏黍故便足號啜涕泗橫集僕行  
年近四十而猶有童心宜志行不立德業无聞也  
然謂非厚足下不可長門之怨團扇之歌怨生於  
情令僕遇塗人當不若是又意氣易動殊為淺夫  
而悲喜咸真不失赤子矣不肖流落風塵三十餘  
年涉世多矣中間更應人情變態不可謂不深搖  
精汨神鑿此混沌即令滑稽園轉何所不化而自  
信赤子之心終未淪喪即事親交友務篤厚不敢  
浮游棍身好廉潔居官而有愛百姓之癖咸根至  
性非有所為而直以氣質頗近豪爽通脫自快世  
人不肯深譽第以為孟浪之士不復可以仁義羈



繼為如是則孝友慈惠忠信廉潔必屬之闡革懦夫而豪爽快士無一而可即蘓長公文丞相諸君不大稱冤乎此言又近童心聊足為足下捧腹之助僕居此中日勞神塵溷疲則篝鐙元坐焚香啜茗近頗好讀釋老諸書真心寂照恍若有得火地之中終七擾七何異朝菌榮枯蚊蚋起滅收精勞形以從之一旦委謝尽成虛幻大丈夫當包籠造化而乃為造化所包籠邪竹杖一在手五嶽足下尔安能伍眉強顏与鷄鶩爭食也世人仕宦託與山林往往虛而不實口絳煙霞情繫軒冕彼固聊以此為高致非本性也僕自無貴人之骨富家公之相非敢遠託山林為高第頽影自照此子似終宜立整而足下此興不淺而業為人所器識恐終不得自解免進而三公退亦尚可浮五湖名在凌煙又復挂蘭臺石室如韓稚圭諸人良亦不俗足下圖之

與董陽明

僕之踈庸迺作簿書吏又得巖邑也匪敢云干將



捕履其實使跛驚晞驥也視事以來日夕欽欽求  
為文士一解嘲而才力短矣往居東海時好弄筆  
墨日以執鞭之役從諸君子遊多聞齊給如足下  
尤不佞所注想願不佞居江沚蕭曠之野與足下  
遊處稍不便不能時時把臂相歡然相見未嘗不  
款曲也今不佞不幸為吏為文法所拘持屈首受  
事不得如曩時追隨豪俊雅遊而私中紆結如幽  
囚人男子在世不得封侯廟食希天壤之烈而垂  
竹帛之聲即五嶽四瀆何處不可寄傲何至局促

官眷恋五斗為造化小兒所籠絡長往决起會  
須有日不即引去者少見梗槩以求託於世數年  
以後捫萝栖霞此言如孟浪終當自見伯翌不通  
一字者三年送足下小及不佞僕猶感其不忘足  
下之上海不肯為不佞屈固知逸鳳游龍非罽羅  
所制讀來札宏放軼塵洎讀高菡又繹々整瞻欽  
伏何已小刻板已毀自去年來久亡此彙青溪集  
板加則先生業持以去亡以奉命里語請教敬附  
不腆



與嘉則先生

歲杪無便羽无從一寄訊念先生不去懷中老母  
東歸承先生時過存具見長者高義二月十九日  
家兄始奉老母抵署中得先生手札如睹先生之  
面矣村居多暇誰典周旋新篇幾何渴欲一洗塵  
心幸不恡見寄花朝開之兩度見過居齋中俱數  
日劇談高嘯驩如常時恨不得先生在座吾兩人  
相念如出一口矣此時西湖春事正盛湖上樓船  
是邊士女六槁楊柳夾岬莼花良可遊適開之正

在歸途先生以此時出門計三月初旬可值於湖  
上開之高曠軼塵精通內典篤於友義深於人情  
雖玄朗出世而用情時厚知先生深至日夕與不  
肖私語可謂傾向大賢屬在肺腑論交得此真自  
可人先生西湖之興小闌不識能便買青溪之棹  
不開之出門岑寂退食偶暇誤得嘉則先生傳一  
晉傳先生固多名筆乃隆不肖敢自謂知先生於  
行輩中為最深握筆者余小子何敢多讓文字即  
未精工其言先生大畧若是敬奉去惟高明自擇



爲中聞描寫胡司馬及先生行實一二頗得英雄  
本色羌少恣度耳開之固欲爲我翻刻小集不得  
已付之先生傳亦已付去外臨別時有七言律一  
首送行李不及錄藁之武林幸持原藁付梓人新  
藹集再乞先生一刊定焉獻歲又復苦陰雨連綿  
今月廿三告城隍神是日乃霽傲天之幸二麥有  
望矣來書言明州災異可畏鑑竽一命自多苦心  
先生飲水山栖亦復有世道隱憂夫婺猶不恤其  
綿而憂家國况先生執孺穀田卅鄭朗仲初諸君  
時時握手不心緒多端臨書屬百冗不盡所欲言

與孺穀

仁兄客吳門弟不能尋一便奉晤中心軫結而足  
下亦恹雲間跬步不肯蹙過衙齋昨致書百穀謂  
足下不念先司馬屋上之烏誠恨之矣司馬公墓  
銘幸見惠一冊晷於雲間一友生處見則百穀所  
語也祭司馬公文去年承兄賜藁旋復夫之今馮  
開之太史固請小集翻刻此文似必不可不登梓  
者開之客武林足下可寫原作付之或擲弟轉致



何如君家諸賢昆季作何狀久不得一奉晤言結  
念良甚為司馬公舉襄事弟坐羈職守不得在會  
塋一申白茆絮酒之哀恨同終天孺覺孺愿三凡  
不及裁問為致拳拳伯翼不通一字者三年弟三  
致書矣近作詩送董陽明遊小及不佞乃不佞猶  
感其不忘嘉則先生東海高品今論定矣是下不  
可比屋而失之百遍過從一夕千古

與甘應溥侍御

往歲居京師幸得以同袍之義數奉顏色接緒論  
則見以為是下儻之士闕廊多聞即亦徒得是  
下之面而未得足下之心今而知足下高朗粹白  
矚然垢紛之外闔葺剪庸之徒固垂去不論雖在  
號稱伉爽有氣者尚未必能應是下之籓垣凡士  
大夫之氣揚而光外耀者其器猶淺矣至人懿德  
譬猶滄海焉上含元氣下為百谷王尾間洩之不  
為涸川瀆滯之不為盈是所謂上善也是下之器  
似之交遊中得士如足下可為吾徒增一恒岱然  
不佞竊有疑於足下之言去足下苦為令僕苦為



吉士此非足下之言令亦何苦苦士亦何苦大丈夫可黥婁可公侯何論其他足下拔俗之標逸群之骨了了於此久矣此兩言當為僕發然僕亦有以自廣自為令以來示困簿書出遭官長罵詈良是以稱苦而僕未嘗一日作愁眉人以譽聞不為喜以毀聞不為怒頗勤職事寔懶將迎升沉之事一一委命主者而足下云云豈亦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和簿書小暇亦惟是二三故人馮開之沈嘉則時時相聞問而此中有士曰莫廷韓徐長孺彭欽之皆藻雅冲亮可与言僕雖處泥塗不悶也偶意興所到吐一二里言伊吾比窓下自取快意而止而議者有謂空文无當无補於殿寂之毫末所知遂舉以相戒嗟嗟令賤子日夜工雕虫之技而置民事都不問以廢職業而買虛聲則吾豈敢僕不過偷取一時之暇或夜懸燈而手一編以解煩散鬱及吐一二言自為適固非沉酣其中者也居官而至以讀書脩私文為戒亦可悲矣夫官之穢德足以敗官者何限而獨文章哉屠隆東



海男子進不得志則有長竿可投何為啾啾自苦  
足下冠惠文冠立柱下為貴近臣賤吏瑣尾不當  
復為此言進然足下之恬愉非心有其尊官者是  
以僕輒歎口无忌不然者踟躅屏氣噤不敢前矣  
瑣瑣畧陳伏惟澄照

与董太史

弟之於仁兄豈特附在青雲之末稱兄弟行然後  
相善也蓋自總角同遊膠庠外託交遊內連蕪葭  
義至厚矣其後以貧賤之故就食太未又出入雅

相親無何同舉於鄉成進士又同也中間閱歷險  
夷鮑叔夷吾情好愈篤兄弟行中更逾常倫今足  
下聳壑昂霄天下想望風采而弟顛頓支離淪於  
鄙賤諺云為尤為猪此其驗矣累辱賤素殷殷款  
語故歡如昨不以泥途見遺弟是以益信足下長  
者而不佞未免有童心佐吏以來日坐塵冗久未  
布其區區恐足下自以能終厚故人而不佞乃局  
促貴賤常格過於引嫌甘心退縮則弟益不知足  
下矣故敢提肝挈膽一吐露焉然不佞寔非敢為



淫薄亦未始過自引嫌以避長者冗故尔每一念  
至心寬長陞杌不安仁兄出入承明之廬珪璋特  
達冰壺朗徹西來好音日滿人耳而弟奔走瑣庸  
徒奉虎子而事貴大人不意邯鄲才人嫁為廝養  
卒頰長恐一旦獲落為知己辱連中厨下朝夕惟  
虔蛾眉薄命得免主人翁捶楚罵詈足矣榮華安  
敢望仁兄聽此當為婁其不歡作書時偶亡好懷  
語多踈鹵失次幸弗以為訝年伯父母而下邸中  
亮平安善飯幸道隆問訊

與馮加馬部

往居京師受事司馬署中雅知明公博洽之材忠  
篤之慮韶精葆光光不外耀況幾內朗真人倫之  
卓絕吾徒之師表僕私用歸往而天性踈拙不善  
納交明公亦復尚玄守雌恂上厚默莫逆於心相  
視点不咲矣以故日處一堂比肩而失明公夫彼  
此相慕悅有當於心雖故知不过而曾無一言道  
所懷如山林樵牧交臂遊處甚習而了不通姓名  
僕以為犹有太上之風焉即不蚤結託固无恨矣



從此以往見面侖心而有不稱故人者非事情矣  
讀明公所惠長牋文字高古識慮沉雄至讀韵語  
瑰壯竒麗坐失岑王迺若談說當世之務鑿匕中  
竅抱恍慨朗暘之氣而以平和出之固知明公瞻  
畢君子他日不獨擅文章名家要當以功業顯乎  
今天下有士如明公即僕又不得不私自悔其相  
知晚矣不佞待罪岩邑奉職亡狀境內災傷蚤夜  
濯磨罔敢惰棄而才智鄙庸亡能佐黔首之急之  
一二何以仰副拳匕敬修不腆之辭奉候下執事  
冗率無次答納不宣

與陸敬承

不佞往居都門辱二三兄弟謬愛日夕過從抵鎗  
促席每恨短晷或一朝不把手輒有山河闊絕之  
思而足下願獨迴車息影不為通者半歲偶遭於  
路掉臂太如市人僕素憤憤不答深中便謂二三  
兄弟中厭薄不佞者無如足下而不知足下之鍾  
情特厚也不佞惛瞶亡識固誠足自哂而足下之  
真誠簡樸了無機事謂非羲皇以前人可乎向聞



足下之言云僕雅愛子不啻渴飮而天性踈嬾偶不及懷一刺為通及至相見同儕中又偶不及作寒暄數語去後未始不悔悔復已已偶而相踈亦偶而相厚人情有如此豈非太上之遺哉自是或累月不一會會輒驩然也嗟嗟僕自信平生踈而任真了與世俗異而機事猶未忘盡機事都盡未

有若足下者也酒德同於伯倫玄同起於蒙莊所營者特猶有文章所多者官爵而長苦世人深不深則以為淺夫不可與任事天下事豈必深者所了深也而其器易滿不失為淺豁達踈朗之士但不為機穽臨事當機安知其不沉雄即淺亦有深也方寸溪谷對面九疑一跌不收立得竒禍亦深者之過也投肝挈膽洞見底裡為人所易又為人所寬亦淺者之效也足下真僕之師富貴不可以巧取巧取而得者其命固得之也命得之也巧亦來不巧亦來不然造物能破壞之矣天下巧者豈少哉人謂僕拙乃僕猶恨其巧以僕方般僨則誠拙若比之抱甕灌園丈人則僕之機事亦多矣僕



而誠拙僂佛不遠今之苦塵壒中者徒以未大拙也足下近真人矣何以教秋指我迷方開之冲淡可與足下共脩淨土近訪僕署中盡遺氛溷作世外語如飲冰矣此時恨不得与足下印正焉

与箕仲

足下居西曹間造廼以筆札之役頗聞勞神良工苦心知者亦不希矣世有賞音何妨奏流水聞一篇每出長安紙價為貴也昔錢郎之居京師未必如此聊足為吾曹吐氣若弟之獲落當復何言數

奉教賢者擇地而蹈不敢踰法度尺寸至訛敲取憐渙恣以買名奉實鄙賤所未能直以骯髒無端而得罪大人長者有死不敢為若苦細珉而媚貴人屈正法而對私德誠鄙心不忍也悉力周旋使人人得所欲而去以無失名吝即僕亦愿之然人心不足多口亦大難調矣所貴相知心幸以格外見亮若朝聽一愛者之口便可伯夷暮聽一憎者之口立為盜跖僕尚何賴乎天而自信終不敢為穢德以負知者昔人有言寧為刑罰所加毋為陳



君所短僕念此矣所以不求知世人而求知足下  
如以多口交譽為賢則阿大夫何以烹如必以毀  
言日至者為賢則龔黃諸公聲施後世矣此可何  
為據僕居此中無治狀可稱弟不但操行即一顰  
咲亦不敢苟而嘒嘒者猶向肩吾不佞僕何敢知  
其人即知之何敢恨也善乎馮開之之言曰用君  
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僕雖不肖敢忘此言然  
僕寔有一事不敢為知己隱平生好弄筆墨今為

簿書吏固嘗決意焚楮研專志治簿書庶幾得職

而偶遭文人不堪技癢又好折節時賢旁觀不答

或以為近名百日墨守一朝而失之片語出人聞  
便足誨妒明知其如此而不能割也譬如甘酒者  
音者雖復愛戒父兄時或當前故病旋發使僕盡  
捐筆墨一意簿書便覺太無聊賴亦不能知有官  
人之樂矣然以此故長恐為世人口實而勤苦恒  
倍於他人黔首之事以身任之即至猥瑣勞瘁不  
敢辭足下所知也薄命之人進退維谷假使僕雅  
無文執之好而別有涼德人將舍我干語云慎風



而呼僕今呼逆風矣何施而不難也滄海之曲可  
以投竿僕不當攢眉而向故人窮愁之言不覺覩  
縷恐足下厭聽

與楊公亮

開之來具道足下氣骨勁爽風度凝遠真張曲江  
宋廣平之流而文采過之又與開之相善開之玄  
寒穆愉間露豪氣細扣其中終是風塵外品僕居  
鄙穢賴此君相存銷吾習氣進以玄理每一談對  
如披松下風冷然清絕僕流落湖海三十年中間  
涉應風波飽嘗世味不可謂不習矣廼往者居長  
安猶以骯髒有聲不能諧俗蓬心頑質非可物化  
逮淪一令日佐溷子駢馳糞壤間內為文法拘持  
而外遭官長訾詈乃始降心屈首俛而就羈紲多  
務勞人百憂相煎習氣漸平似得磨鍊之力而頭  
顱亦日漸種種矣救邑新土瘠賦重民貧俗囂介  
於諸大縣之間大人長者多如星豪右窺伺猾胥  
旁睨案牘山委冠蓋蜂涌大家日責禮貌禮貌失  
則大家怨小民日望息澤息澤不下則小民怨一



意寬卹黔首而脩令之職事則勢格不行易以得  
罪置閭閻之隱憂一切不問而惟悉力奔走將迎  
則失居身之義又民亦有口不可防也甘心渙忍  
則官常大壞而必不免操行皦皦自可亡媿而亦  
未必免其故良不易言清濁之間又非士君子之  
所宜自處也將奈何哉僕本顰眉薄命斤斤以法  
度自守庶幾不為同袍羞又見此中寔苦災罷勉  
為拊循厚卹小民而薄奉士大夫外節閭閻之費  
而內自甘澹泊此不佞區區一念微情亦為令之  
今也而旁觀不悅者或反指為好名假如僕日就  
不肖以身為譽豈惟此中士大夫弗與足下亦必  
明目張膽而斥之矣其間曲折如此未可一數盡  
也足下以為僕遭此苦邪不苦邪里語有言哭啼  
俱不敢方信做人難僕甚類之言此不能不破壯  
士顏矣僕亦何苦而道此煩悶事向足下嘵嘵不  
休顧盼江湖俯仰天地於是為快然語而罷足下  
亮之足下奮翼雲霄名位日趨文章命達絕出寒  
賤僕不敢妒亦不敢羨也萬物各有分安見雲鳳



而嗤糞蛆安見籬鷄而羨大鵬苟知其今何不道  
遙僕偶捉筆向故人道往論今遂爾感慨僕平居  
寔不長如此僕而長如此不達甚矣

由拳集卷之十七

東海屠隆長卿 著

書

與李之文

家兄奉老母拉署中正擬足下與俱不謂竟得空  
札跼然不來也懊悵何已董陽明博雅士僕居四  
明時雖不嘗言還往然契羨相期矣昨至海上使  
人持足下書渠自為長歌一章長牋一首見投僕  
為書答之復為賦詩一章附致之成足下雅意足



下閔僕貪吏無以為家為僕置負郭田三十畝僕  
之饘粥稍具矣不妨便老也諸故人終始竟屬之  
文固知不佞眼中不失人

與陳伯符

不見伯符三年矣江上秋風都門夜月聯鑣結軫  
大隄曲巷燒鐙把醖細語雄詞顧先生雲煙俯仰  
無天地此驩若可長久侯王何責哉旬日之間星  
流霞散伯符折而東僕折而西如斷蓬一離本根  
隨長風飄轉天涯相失茫茫何之每念瓊樹枝心

斷何言足下騎瘦馬長安稱失意矣然有才如安  
仁年少而風流又明粹溫夷穆乎老成秉心內朗  
應機外員東序天球的然國寶即坐冷青壇作三  
輔師表言為春華行為秋實持論折角說詩解頤  
良亦適又何如老廣文白首龍鍾而猶漶娑此官  
哉夫賈生非不抱長材習知古今治亂稱開美士  
第才識英朗器局未定不無跌宕喜事之習所以  
窘步足下之材具不減大傳讀足下五策坐失治  
安又青年而有黃髮之心矣前途雖遠何所不到



僕面孔猶昔爾三十年以前奔走饑寒三十年以  
後勞苦簿書踐歷艱難備嘗世味者無如不肖而  
知不加達行不加良人物伎倆居然故吾何以見  
足下今得艱邑煩苦萬狀足下所知也勞苦甘之  
此則在我者其有不在我者獨奈之何以為私利  
則甘置身不肖而名行盡喪私利安可為也以為  
仁義則或指為近名而反以得罪仁義安可為也  
僕雖至不肖終不敢自處穢穢德辱九族而負交  
遊至是非毀譽顯晦升沉懸解久矣足下勉之光

此令德青雲伊始慎佐功名僕當先至四明天姥  
上掃一石以待足下開之諸君良可與語俟足下  
了廟堂之策永結煙蘿之緣裁書敘心足下亮我

### 與歐楨伯

僕居東海時則雅聞南海有歐崙山先生其人明  
智而啟龐博學有高才文章如司馬遷轂詩如王  
維李頎戢翼卑栖恬於勢利又如揚子雲僕私心  
慕焉然賤性踈好詩文而不肯精好折節賢人名  
士而不能納交所至杜門下搵手一編隱几頽然



自放起而仰視遠中飛雲便以為適少年結屋曠  
野大江橫於門前春雨秋潦長風卷壑靈潮走沙  
洪波浸竈下者浹旬僕乘孤槎往來駕鷺群飛鴈  
鷺相呼人跡罕至此時少且亡賴直思騎金鰲背  
上出海門一至龍伯國而還以故野性益習踈嬾  
日甚偶不自堅湯從諸公遊都下譬如海鳥一旦  
去平沙島嶼之間而遊於上國彷徨自失矣以故  
居都下亦閉門下捷居半歲無一人知者會友人  
伍君客處僕哀而為文哭之為沈君典馮開之諸

君見而竒之問為何人作或以僕對相約聯騎過  
我三及門僕猶堅臥不起諸君排闥尋我臥內僕  
不得已強起擁布被據匡牀而與之談談有頃迺  
呼童子取衣冠諸君信可人自是日取酒掃榻而  
延此二三相知二三相知稍習不佞願益喜無日  
不見過旅舍有茂齋一章相與偃息其下或張燈  
至丙夜不罷去而門外之客日益踈二三相知偶  
然而合諸公亦偶然而踈非敢為翫離也以先生  
之才之德僕向神交三十年及至長安而落落如



途人者此豈人情哉又有賢貴大人懷刺先於僕  
出僕之文章讀而賞之再三愛好篤至而命僕無  
及門僕即無及門座主先生至感恩知己者也董  
董從稠衆謁見政府而未嘗一及私第至今使座  
主先生尚不識僕面孔僕之踈嬾率真誠為有罪  
然寔非敢為骯髒也崑樓野宿之人偶徼時幸驟  
而躡草履淩娑長安耳目盡易心蒐隄杌安得周  
旋俯仰如素官舉止山野則其固然苟非深察鮮  
不為罪今屈首為一令世故漸涉周旋頗熟而真  
性亦漸以漓矣儻忽之鑿混沌將為若德適害之  
爾僕曩居長安亡所恨恨不蚤自結交先生亦不  
知先生之拳拳於不佞若是友人馮開之來言先  
生亦言李宛平宛平奇杰士注念僕良不淺僕心  
感之不及以姓名通蓋不佞平生大都不敢先人  
今處踈賤益以局促先生為我謝宛平公友人來  
得先生詩一牋一雜刻數種窮兒暴富矣敬羨罷  
官歸山林生色近讀其匡廬京口諸名山遊杞固  
知其有今日天放二龍平屬此鳩有便布此區區



案牘劬勩率爾不次

與君典

條風駘蕩景物明麗郊園春事當盛花下玉缸有  
良友固善獨酌亦自成趣海內豪傑咸得所處即  
朗寐異操出處殊致尚都不失逍遙獨不佞淪於  
糞壤即今青陽之月蓬垢而對囚徒天苑刺眼鳴  
鳩聒人坐惜春光擲於簿領所幸故人馮開之從  
錢唐見存白叟頭數日去之婁東謁二王先生復  
還白數日借彼緣力暫解我天機相對嘯歌一破  
孤悶去矣開之出門旋坐囂溷雙眉放數日遂復  
攢先生寧有意乎曹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  
以長牋奉投便致此語不盡不盡

與元美先生

適有一客從婁東來傳言上元夫人遣一力士貽  
書報先生名占僊籍勸先生脩上清之業百歲後  
白日飛昇住蓬萊山頂寧有之乎先生學窺响嘯  
語破鴻蒙故自非人間九骨今鬢髮半如銀矣而  
顏猶十五童子佐苑花色儻固疑之更聞時下業



已屏去文字之緣壹意脩真服食誠如是先生為  
韓稚圭婁娑人代遂翱翔清都真千古大快事下  
土賤士聞之心神暹暹飛揚天地之外也果爾幸  
勿見秘勺漏令苦丹砂不成奈此塵劫何即得為  
八公鷄犬亡所恨惟先生命之敬羨先生遂得請  
乎急流勇退亦神僊之亞子念遊台岩歸不

與沈懋仁

兩得足下尺素宛如談對不佞自抵吳中勞苦倍  
於居穎時故人音問往往闊絕每握筆欲作一交

遊書而俗務種種無端攪人擲筆起罷矣形神復  
救且無好懷即勉強作一書並可通寒暄不復得  
雅語則又念足下金馬貴臣文章鉅儒不佞即下  
土賤吏不能作一二清言而徒齷齪為溷子語湯  
以寒暄瀆下執事之聽竊不自安以此久缺問訊  
非敢為簡也足下溫然長厚而僕又嘗辱一日之  
知當不以踈賤見遺乃僕自次且不敢前如里媪  
村媪布衣縞裙而見王公貴家女彼不相哂此自  
羞恚爾足下業為金華侍從行且登講筵潤色大



業宣此鴻烈儒者遭遇可謂命達而僕不肖領下  
邑朝夕勤宣 天子之德意以佐元元亦不可謂  
不遇也神龍不咲蝮蜺鸞斯不羨大鵬僕知今矣  
今日廟堂之業僕不如君他日山林之樂君亦不  
如僕率然言之足為一拊掌開之東冲然馮先生  
止一蒯緱無長物嘗一至青溪相對清絕君家所  
親楊生雖屬不佞部下士不肯以足下故一至縣  
庭楚楚居郊園良可愛敬僕寔未嘗有所推介成  
足下高雅也不宣

與沈少卿

莫廷韓歸不得足下一字以為恨足下遂忘僕乎  
足下忘青浦令非忘僕也往足下恨僕不佐長牋  
而直寥寥數語乎今一字吝之矣屠長卿為令乃  
不能當沈先生一字人果不可以無官然令亦太  
強項矣何敢貽書數千里而數長安故人幸足下  
寬我僕乃為調笑非數也足下居長安無恙不佞  
自移此中勞苦百倍於昔晨起理髮感我二毛矣  
潘安仁年三十四而見二毛僕三十八而見二毛



安仁居河陽有蒲縣花僕居青浦有蒿萊安仁綽  
約美丈夫而僕顛顛如老媪安仁詞賦齊轂二陸  
而僕推魯不能吐一語大約同也足下在諸曹有  
轂名位且日起僕之支離欲以令起家取功名難  
矣公等坐致大業不佞若不能從請為詩歌里言  
以咏盛美冗次念故人不能已遂遣老蒼頭走數  
千里奉訊足下言不宣心相示以臆

與顧實甫

足下之高才盛德僕曩固雅知之至用情於不肖  
若此其篤至僕不能淡知也比肩而失足下僕之  
耳目不復可使矣開之來道足下晒藻蔚起朗映  
人代不忝王氏宅相之親矣而顧眷然一推魯小  
吏廼知屈子耆艾良亦近情便欲裹糒走數千里  
一奉清塵而還而尉羅羈人身亡羽翼江河遠絕  
含意不申將奈之何久慕君家元美先生並以事  
一登弁園自後書問嘗嘗通課辱王先生許可而  
簿書之吏為文法所拘持不得長奉執鞭之役此  
心良缺近聞敬羨先生乞休急流勇退便是飛僊



足下立金馬門下名位差不薄金石鴻藻鳳麀異  
彩不識肯一惠教鄙賤不若僕之廓落何足復挂  
口吻世人通顯動引山林聊以為高初非實際又  
有興在長林而身絳朱紫不得自解免徒勤夢寐  
者若僕則不必夢想山林會須有人放之威鳳來  
儀遮除野麋祇宜艸澤廟廊之士體貌穆莊崑穴  
之人舉動踈野性之所近真不可強僕今勉為一  
令以求不媿兩間慙交遊於某足矣蓋僕天性冲  
澹體亦清羸所需於世間之穠腴有數蕪潔自將  
可以寬過顧弟不難於蕪潔而難於媿阿居北方  
簡樸處猶可移之吳會非鄙陋所宜矣園轉敏捷  
尚思不堪而况僕之固陋用拙者哉艱難困苦之  
中直以日為歲所幸上有天地下有交遊志行苟  
孚升沉不問僕之領邑而出也謂蕪勤慈惠奉法  
守正而不阿庶幾免乎顧有不盡然者此非僕之  
所能了矣譬如良家女不幸出為人奴掃除易力  
顰咲難為轉盼之間動而得過人奴之家翁媪一  
爾今為不肖之翁媪者何可數計獨奈何開之書



來用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旨哉斯言僕奉  
以周旋矣種種苦情投筆滂及亦恃惠子之知己  
伏惟足下鑒原

奉少宗伯余公

相公居闕下隆不自度頓首奉書致寒暄之私者  
再矣踈賤小吏迺敢抱咫尺之牘累溷尊嚴死罪  
死罪則以相公東海鉅儒人倫標的而隆幸竊同  
里閉固平生之所日夜延頸者隆自為諸生輒忘  
其常布之賤固嘗為書數千言瀆長者清聽則不

肖傾心大人先生非一日矣客歲神往相公不能  
自己每欲遣一介行李問百福屬大計且屆期遂  
巡引避不敢前而饑渴之衷莫可自制則於北鴻  
之便附布一言荒簡良甚言之動寃相公長者倘  
不罪鄙賤伏惟相公德業倅造化制作參神明乘  
時奮跡宣猷勸德配陽春功在亭毒此真崧高  
重降列星再出佳嘉照史冊餘光被棄梓譬如大  
雅振響其願比於六馬矣不肖猥以踈庸待罪罷  
邑雖稍知自愛而行能無聞何以仰副德意伏惟



相公少賜教植其何幸如之敬遣家僮馳不腆之  
辭奉候台履不任瞻戀惶悚之至

與沈肩吾太史

賤子鄙性復疏弛行能不足比數雅無鄉曲之譽  
鄉父兄長者駭子弟畜之賤子亦甘知歷退處江  
孺蓬蒿滿戶矣猶以雕蟲薄技謬錄於二三知己  
間有大人之遊家貧無藏書罕所涉覽偶從士大  
夫借一笑寓目焉嘗鼎一臠而已學又無師承所  
讓結師心獨出罔詮正覺徒耽耽作野狐禪偶為

大宗門所譏不堪拊掌屬有天幸往往得承顏色  
於當世之賢者不我麾去如君家山人居然臭味  
同也而賤子亦請以北面之禮見箕仲長孺盛許  
氣義比肩而論交賤子不肖誠不自知其得幸於  
諸君子若是乃足下之文章行義卓絕今古即令  
綿曠千載遼邈萬里猶將神交精馳趨趨決起而  
後之而况大賢近接宇下不得一當恐一旦先狗  
馬以為長恨則以足下官京師侍金華而賤子方  
困泥塗無從自進私心往矣比足下東歸即對家



田叔首問長卿無恙及賤子丙子北上足下又儼  
然損惠珠玉爛焉色澤蓋似深有意於不肖者一  
佐小吏日苦囂塵久不得一吐胸中積愆缺然為  
恨足下人物權衡天朝瑚璉而不肖鄙庸下品  
誠無足當長者矜睽顧其志可念爾待罪鄙邑亦  
惟是日夕兢兢擇地而蹈罔敢踰法度尺寸敝邑  
父老子弟頗安其拙乃聞有向長者橫佔口語此  
必不肖有涼德於彼偶不自知不然者何以至此  
伏慚足下哀其蠢愚而教植之幸甚

與李臨淮

君侯青海龍種崑丘鳳毛束髮論交名無經而走  
九域天下豔慕英雄延頸其不佞往者固嘗於交  
遊處窺見一斑私中良切願安敢望執牛耳之盟  
庶幾古人執鞭之義而遠方布衣韋帶名字不聞  
於上都亡從自進及以公車之後旅食長安幸得  
以薄技見收於二三君子又幸得以友人之推轂  
交於下執事也僕平生椎鄙亡他嗜好獨如五色  
蠹魚好食神僊字又好折節交時賢而性復踈不



能骯骯取名園轉滑稽以遊於大人苟非從寡廓  
相視鮮不對面而失之如僕之獲交於下執事相  
驩蓋殊有數非偶而已也朱第傾觴琳宮飛蓋二  
三友人狂呼大噓北斗下挂星河倒流千載竒踪  
真宰所忌把袂不數轉眄河山而僕乃為邑小吏  
支離塵溷踣躅路旁望長安諸貴人如閭闔群僊  
矣顧猶念君侯逸羣之骨不當滂以在俗相期敬  
作數語展訊故人僕今者叩閭闔矣則實以故人  
非以君侯也胡元瑞不佞同袍友雅與君侯善今  
居長安把臂定如故漂轉以來久絕音耗幸為不  
佞致此情

與王敬美

往讀先生遊名山諸記曾中何磊塊哉耽幽攬勝  
語語烟霞知先生雅抱尚平之癖無何聞先生疏  
乞身季鷹賀監千載同聲矣久之不得的耗想疏  
入不報也 朝廷固惜賢達恐未得遂臥山中季  
鷹黑髮歸五湖使我有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  
良足稱達士而賀監白首始從 天子乞鑑湖亦



無不可百代而下豈以賀老不若張公哉盡了四方之志然後求結五嶽之緣披抱九僊骨朝披一品衣如李鄴侯要亦不失為逍遙先生第稍遲之賤子遊道既踈世味亦淺放筏雖後於先生而及岬或反先之未可知終當杖策追先生於雲山煙水之間長公穎異當是蘭臺石室中人先生高才曠度豈應凡骨他日聯翩雁序並馳清都為區中一大快事賤子無狀誠妒之矣軒車東不得一面私心良恨昔趙咨道經營陽令曹暉不為公暉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人曰趙君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之而不肯坐戀五斗空望車塵海內必且姍笑某不比於人以袖障而自慙也先生寧有意乎奉去行篋一握乞先生為書近作數首庶幾哉出入懷袖日披清風肯為不肖謨一言更幸非所敢望也日求長公佳篇業已見諾煩先生一慇懃之只尺婁東精葵飛越

報賀伯閣

昔人有言時無英雄使孺子成名今天下不乏英



雄而足下謂僕名滿人耳僕即胡敢為名高不佞  
無臥龍之姿而有麋鹿之性少栖海曲次寥無人  
沈洋自放讀書粗了大義散為辭章好作寡廓語  
而才不逮情氣常浮格立馬橫槊意氣有之而不  
講於黃石之畧徒野戰爾縱衡江淮間或可得志  
何足當足下節制之師而足下謬見推轂倘非稟  
言乎不佞未嘗識足下面孔亦未獲盡散武庫之  
藏往從馮先生所讀尺一便見文藻跌宕曾懷磊  
塊嘗鼎一臠大畧可睹矣豐城神物可遠望而知

而况親捧瑤華單辭隻語足覘明月又何必淋漓  
盈楮若斯之當哉曩一讀華槭香三日不去口因  
風遙遡遂投長牋三年不奉足下報音僕心良未  
已也管嗣宗就孫登蘓門與語種種登竟日不答  
夫以嗣宗之賢尚無一足當孫先生而啓其玉齒  
發其玄論即僕可知矣乃者遂儼然荷足下謦欬  
之音小吏散槭虹霓之光上燭於九天五嶽忽隱  
翹紙上氣何浩磊也中間高自矜許言不過實衆  
人所驚僕乃以為愉快不佞之才遠遜足下而閒



情遠韻頗謂近之僕真是下之友也願以馮生為  
介紹交於足下矣夫榮名亦幻富貴何論達哉張  
季鷹但取生前一杯酒不用身後名杜征南沉碑  
或亦未達余登聖賢王侯蓬顆之上未嘗不泫然  
心悲也大丈夫苟不用身後名即文章亦救帚麗  
公尚平庶幾吾師乎他日不佞與開之方且共脩  
玄素之業足下才氣胸懷定然此輩中人願無以  
垂資故抱此悵念坐彫素心使者還率爾寄荅其  
諸情事非相見不可悉不腆數邑冀借寵靈不備

與馮開之

足下坐占西湖領畧風月淥水奏曲桃花佐觴此  
造物者私足下不佞神往名區形留垢溷撫焉自  
穢矣足下無賴好弄人復盛言西湖詫我使我邑  
邑不怡醜此印綬如縶修鏃宇宙亦寥廓矣湖海  
之間若可容乃公止須片石不相假而令乃公為  
處禪之風邪昔人有言州縣之職徒勞人爾此非  
為懟誠以為無聊也僕不敢慕王公文安敢薄州  
縣第以此故妨我嘯歌不能無少芥蒂然苦乏鱸



粥之資又無辟穀之術區區以五斗困二大人先生  
生伍者而媿苑萊蕪諸公矣足下近况佳這聞嫂  
氏玉體且康出與故人賢者拍浮酒舫入與細君  
焚名香而彈寶瑟即蓬萊僊人欲得其處塵囂之  
士豔慕何言君典趾有書來擬於今月過訪足下  
湖上然後偕卿泛青溪之權而造物者妒之會有  
長女之殤業已中止為之惆悵心斷嘉則先生公  
來渡湮此中久不得其近耗君房中第公吾曹一  
喜往君房言即不出出則不敢負人不佞且望之  
矣此君終可人伯闇儼然損書才致雄放高自矜  
許當遂豫吾此流非孟浪者不佞將把袂論交且  
又足下之友也新刻都雅可觀第僕意欲直稱由  
拳集其上不必冠以屠長卿三字更啻之足下所  
刪十之三四為不佞藏拙甚善所刪去篇目率一  
一示來脫有一二文字可去而其人其事有當存  
者尚欲為足下請之亡則遂已之不敢自庇護也  
近儘可多存不黥婁之家鮮有竒寶足下恐第公  
姑就其人存之若僕則宋人之自寶燕石良可駭



一咲潰癰决瘤豈能自割須他人操刀惟足下留  
意焉更望稍秘此事承命作歡賦古人作賦運以  
一二紀不佞一夕而作此其何能工然沉着不足  
飄爽有餘方之江鮑亦足宗門足下讀之懷當為  
拍拍然矣古樂府嗣作若干祗用舊題出以新

不襲弄人一語嘗見作樂府者好遞相剽竄陌上  
樂云使君自有嬾羅敷自有夫此古今絕唱而傳  
玄改為使君自有嬾賤妾有鄙夫可謂點金成鉄  
手近世李于鱗擬樂府全襲舊語有一篇之中更

三四字遂掩為已物僕不敢以為然感懷詩必不  
忍棄去今增唐惟良曹子念二首置之楊公亮後  
徐彭二子叙都作六朝語徐當為前叙彭為後敘  
二子既作六朝足下當為史漢嘉則恐不可無一  
言王百谷於不佞有知己之雅恐亦不能忘情僕  
往所自製可刻之集中題當云何足下定之不欲  
棄去也僕近者玄虐日進在情轉空誓降三尸終  
期五岳甚不欲抱淫慾之心積幽冥之過以自墮  
棄嗜好既寡伎薄且銷損之又損以求真境惟文



字之魔尚未能伏足下清真大得湖山之助近更  
當精進幸有以教我雕虫之技恐終非至人所貴  
淫思滑精為患尔不小倘兩者都不就文字不藏  
於名山姓名不登於石室侵尋歲月董同朝茵僕  
之進退安所據乎使吾兩人同處一室可以朝夕  
相砥共啻去就今復乖違若此言之抱痛愿各努  
力勿負初心相見何時足下命之

與沈君典

仁兄出門遂化為車下塵人生不滿百何自苦乃

爾邑中無佐貳官區區一令上事貴大人而下躬  
庶務入視邑篆而出治水垢不及沐饒不及食形  
神且耗將安所稅駕美聞仁兄在弇園何處別開  
之也馬上懷人泪及馬足遂蹠而下道旁捉筆馳  
訊歸途當出何道幸不惜相聳武康山中儻可投  
足則有蕨薇在吾饒吾腹而閒吾心何至作如此  
狀伏惟仁兄終惠教我所不輸心有如皦日開之  
同東下不歸途必使人報我

與君典開之



嗟使者來率爾訓咎殊不盡鄙情叟江還二兄會  
於何所想蹤跡尚留滯吳門如從泰山絕頂望仄  
練神目幾竭矣百谷竟通耗不過金閭而不一接  
此君恐終是缺事吳姬買不挾之艸中泛五湖此  
便是范少伯本色第太蚤爾新人即能勝故幸勿  
使孫夫人抱長門之恨恐他日更煩長卿始謂姐  
事仁兄倘非裏言不肖無德以堪之不敢遽信乃  
徐察仁兄似屬至情不肖望不及此喜可知也有  
如青松不移皦日可指當遂作千古奇事佳話此

在仁兄不在僕皇天有情仁兄當得好女即孫夫  
人產麒麟兒請為後期此事望開之兄一慇懃之  
歸塗幸一相聞長孺欽之追送畫鷁歸言二兄情  
極薦託寄區區繡段輕羅奉新夫人裁為合歡彼  
與馮開之

何處別君典也沈郎吳姬好不青雀月明短簫長  
笛沈郎故得與麗人俱足下別後五湖烟雨誰與  
為驢豕得書見約望前再過魚頭敬掃地焚香以  
待日來淫潦不佞蓬跣泥沙政堪愁絕今日放晴



始有生色矣急欲仁兄來消此匈懷

與王元美先生

王孝廉見過拜嘉命之辱顧小子虛薄何敢言不  
朽之業先生愛而忘其竒醜獎進後來此自先生  
至性敢不敬承日來淫雨為虐不肖徒跣踉蹌足  
沒於脛矣敝邑幸春間豫築圩隄今得不為灾天  
道放晴倘可無事兩歲再潦吏茲土者罪扶可言  
日疲衽思君典自婁江還金昌遂買一吳姬泛而  
湖煙雨去古來英雄都未免兒女子仁詒書以妙

麗見說云不減夷光恐措大面目未識絕代之姿  
當為少伯所笑先生業證大道不復當以此言聞  
要悉沈即別後近况爾嘉則先生留滯上海顧汝  
脩家不通聞問月餘矣昨始得寄一聲未見報家  
司馬兒駿約以是月謁先生為先司馬乞墓銘至  
則嘉則與俱來先生方收視返聽遊於玄冥獨奈  
何丐文字者戶常滿屨此恐尚是先生一業障乎  
先司馬故嘗愛知先生身後之事敢以累掌故駿  
來能具言之



與李之文

日來勞苦不可言以天之靈足下之福庇幸善飯  
不病尔公等天之驕子而僕為天之戮民敢少快  
快乎所可喜者四月初四日吏刺室人舉一子彌  
月之先一日沈君典馮開之及嘉則同日來作湯  
餅客各出金錢洗兒兩長庚星一少微星今日照  
耀此兒而沈郎手摩其頂大詫曰此兒風骨秀異  
不出二十即飛揚九州他日文章不數阿爺科名  
不數沈郎矣開之按玉曆復云支干大吉蓋沈郎

善相人術馮生善日者言問小字於沈先生先生

字之曰阿雲雲間生兒也阿爺無賴烏能生佳兒

克問過承長者粉飾但得善伊吾阿爺小詩哂地

作虎子是矣才望富貴所不敢冀足下得無咲其

言乎家母健甚山妻免身後尔健僕以一清貧換

平安二字無厘故人諸郎君析產居尊公當遂安

閒此舉良是足下文譽日起讀來札殊爾雅操筆

之業可不移桑陰而知慰浣慰浣柴方伯遂不祿

使人痛悼聞訃即遣祭吊生平大義頗盡奠文中



想當入目邇來治水穰田泥沒至邨積勞殊苦毛  
髮為枯猶記二三同心投長竿河曲雙柑斗酒起  
聽黃鸝聲不知隔幾世矣能不惘然

與周元孚

往歲得足下尺素追往道故歎逝惜別故人之情  
良厚追維長安把臂斗酒相勞清談名理漶淩嘉  
封事徵寵靈於足下此時自謂范張可作管鮑不  
死洎弟以小吏奉奔走之役蒼茫今手僕夫在門  
辱足下特觴過我逆旅相對黯然欲行不行數視

日影雖蘓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念此便使  
人心折足下湖海雄心烟霞傲骨三歲之中兩得  
請於上旌旄翩翩日從鄉父老迴翔故林昔人所  
謂吏隱足下是也僕不肖牛馬於四方浮萍於南  
北踐更災罷殊耗心力歲月云邁侵尋二毛真世  
之勞薪命也何言業已安之然閱歷漸深世味都  
盡人生能幾兀兀胡為東海之曲可以投竿或尋  
足下荆南夢澤之間長嘯而入紫煙未遺世氛終  
證大道快矣哉讀懷人諸字字璀璨凶中之奇



故多邇者出薊門下潞河厯邊陲返荆楚登覽山  
川新篇當更侈聿不恡見寄君家季子詒我長牋  
藻思洵有足下門風楚雖多才要如君家兄弟定  
然寘傳懷諸君近作效顰西子聿大賜雌黃高丞  
罷官還遣吏後行便布數語冗次據案勒狀

與王百谷

僕昨詒書君典開之過吳門而不見王百谷先生  
命如過泗州不見大聖此後兩君書來云遂與先  
生投分結契稱石交矣僕心良善然高賢作佳會

於湖山名勝而僕不得與命也又不無懊我胸懷  
君典買吳姬以娟好相詫且雅感足下從吏不謂  
磊塊丈夫風情政自不淺君典與不佞有女蘿之  
約且指蒼天以為正矣先生有便命聿一從吏之  
僕故重其人非以其金馬貴客如君典者政使布  
衣蕭然更可鄭重爾開之為不佞校刻小集敬懇  
先生一言自知縕贖款俗飾山龍惟先生圖之日  
來治水穰田益以多事可憐王大令輦中人化為  
泥涂溷子弟觀海內雅流非迴翔清華即高嘯雲



月不佞獨奈何坐困鄙賤下與輿臺等僕今不慕  
開之君典而慕王先生三山五湖近在足下僕復  
何言仰慙黃鵠頰媿遊魚開之約望前再過三頭  
先生官與俱僕且邀西山白雲以待足下

與馮開之

沈卽挾吳娃泛五湖煙雨去便謂足下買江陰棹  
矣不意尚留王先生三頭趾遣一訊王卽缺足下  
書奈何為情沈卽買一兩姝而足下挾龍陽平分  
風月大開吳門兩太史亡賴東南靈雨疑二足下

所為不佞日來被髮跣足踉蹌泥水中上告雲君  
下告陽侯駘癡龍妖蛟勞苦不可言今春嘗預脩  
水田隄圩力障洪川而不佞手擲辦香即操畚耜  
救邑當得不灾有如西歲再灾民生行且殄令將  
安歸不佞苦情如此而諸君方把碑渠聽鳴瑟吾  
欲直躡天門攬司命之袂而問之賢愚不甚相遠  
乃貴賤勞逸何遼絕也雖然僕不妒子惟復快意  
當葺為故人酌一杯以無相忘卽足矣足下久客  
王先生王先生細君且怨釜中魚竈下蛙矣王先



生計必私竊香團啖足下不然者幾何不立稿來  
書云江陰令將為足下置負部急赴之此黷僕貧  
佐措大面孔不能厚遇馮先生聽長卿雄談勝得  
千石黃耳米愿足下與王先生及家田叔速過僕  
僕自駟龍呪神後情思太恟况不佳須足下急來  
消之脫問種秫田吾力猶能為足下地使仁兄以  
此奔走縣門不佞弟之罪罄竹莫數矣百谷盛稱  
雙鬟至使田未垂涎老奴猶憐况我乎幸携與俱  
不佞當冠進賢執手板而拱立後旁聽一曲便當  
令君片時風月也家田未土木形骸魯男子自許  
而垂涎雙鬟此不可曉手中宣廟冷猪肉一朝墮  
地

與王百谷

昨走一力問足下想當達掌故不謂開之尚留齋  
頭家田叔亦不相聞如張公子何故僕自東家工  
爾寄穀田未勿怨此言大霍沈郎小姬髮才覆額  
乎便携以去猶勝杜舍人歌綠葉成陰適詒書馮  
生誤以雙鬟為龍陽既乃細思之非也措大之不



解事可笑如此曾記馮垂罄囊中青銅三十萬始  
得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青屏而歸若然開之今  
日定須窘爾有故人在當不至唱蓮花如卿所云  
僕曩在天門下誤回盼真人三千粉黛故被罰作  
人間溷子了與風月無緣然口尚多微辭幸勿以  
村翁訕我所云文生城跡縣門僕故無從倒屣亦  
偶忘君卿苒日書不及使人物色也足下咲僕重  
雁門太守而輕逢掖僕媿皇甫威明多矣然謂僕  
專下二千石足下非逢掖如昔人以不識玄真子  
為僂吏僕之失於先施惡得自解免矣僕自駢龍  
禁雨來顛顛日甚急欲聞談天快人語一除煩蕩  
幸借開之田未過我拜携謝毗驚人詩來

與田未

嘉則先生客海上遲足下先過丞頭然後馳報嘉  
則俱至王元美先生所乃不聞消息者久之忽報  
行李已次吳門悵甚吳門館於王百穀遇馮開之  
良友佳會恨不得從何日謂元美不佞業已三致  
此意於王先生矣王先生甚知先司馬磊落大節



想當即為搦管聞田未稍從歌兒飲數十年老寡  
嬾晚施粉黛與少年姬按笙度曲乎一咲一咲老  
母在家園肯極感君家母夫人細君雅意聞足下  
且至命婢子掃地焚香以待幸有以慰之

與開之二首

別足下遂曠若隔班俟河之清相逢幾何西湖之  
上亂峯週遭林壑窈窕不知何丘寄足下之杖屨  
乎東望伍回秬堪癡絕錢唐山川清佳洵吳越甲  
秀乃人物有風調者甚少足下誰與朝夕意到興  
來或成獨往花下小車煙中游舫火窮雲起塔塔矣  
忘歸此時而屠卿若在者其樂何云造物固不令  
若此也足下聽然物外而下官日就鄙淪足下即  
念僕當不如僕之念足下切也或都置不念非僕  
之本懷何敢以此度足下今天下豪傑塞路何齒  
不肖金石之烈渺無前期潘安仁有言身齊逸民  
名綴下士彈棊賦詩可以忘饑惟恨平生不能飲  
酒博覽載藉嘗見寡廊之士為尉羅所羈以疥疥  
夷甫諸賢口談玄虛心暮潔朗而猶淩安人代自



取僂言尤有如諸公遂借孫登王烈長嘯入林何所  
不適感昔欲逝情意坐銷足下之與司命帝君似  
分義差厚不得已能為下官乞一廣文官僕之齒  
牙猶堪閣閣向諸子談經何久溷此中為往不從  
公等教令悔誠無地不然者何至只尺欲與一故  
人相見而不可得偶結一念便欲擲頭上進賢冠  
足下有可提我出風塵幸不遺餘力承仁兄及賢  
嫂氏念及寒荆果於四月初四夜爽刻舉一子沐  
髮矣作書時寒荆倚牀囑僕寄聲謝賢嫂相見之

期在足下不在僕下官所與士彭徐而外又有一  
沈獻可者元美廷尉門下士也才甚宏麗元美亟  
所詩可失意於時薄遊錢唐特為引見門下其人  
亦爾雅有致青翰舟中可與擊汰揚波足下輞川  
之裴迪也賢嫂才調不下子昂管夫人湖上管絃  
時一同耽聽不足下出對賓客則如子建入對細  
君則如相如直承明則如東方撫湖山則如賀監  
火食神僊錦衣巢許人代風雅事足下占盡乎誠  
妒之矣端陽前後如足下不一視我縣中僕且為



文詛楚

僕蓋密遣一細作物色君典於西湖之旁至廿六日亭午得飛報知君典魚服過足下足下業與俱馳至就李而不密以聞何故兩賢相得復何知鄙人鄙人之望見君典猶仁兄也兩君即厚自閔無逃關尹矣弟之用情如此天下有心人渴饑之衷二足下何以慰之言之飛動

與君典開之

千古西湖為林叟措大所點今幸得二三大英雄

一浣之大為湖山吐氣湖上諸作似有神助是日晨起眉端作紫氣薄莫使人回不佞坐中遮讀兩君書若詩長天紺碧頭上雲物五色爛如錯綺明星見日下是所祥也文章如此詎不上動天文僕非湯語者二足下天放閒適奈何令不佞踟躕若此遂不難棄此死牛皮帶祇綠家有老親不敢直行其志念二足下豪曷顧影自穢咄咄屠生為小吏所縛許由石戶之農非天上人何為呢呢乃爾與仁兄輩相見當共啻此事人謂屠鄉貧甚不可



以若此丈夫寧憇餓死有卿等在當不令立稿急  
欲與二足下相見秉燭達曙不能寐故復遣力奉  
牙書到焚香掃地家人為足下百冗事即買權資  
溪必無舍此而他之嘉則先生回來此千秋佳事

與君典

遠得一密報聞仁兄微服至西湖與開之會今已  
全往攜李攜李去青溪盈盈一水矣令我飛心直  
挂天外如咫尺不得一奉顏色便成千古長恨敬  
表急足尋仁兄仁兄何以慰我三年饑渴昔曹嵩  
以不得見趙咨為恨至棄官追至北海相見仁兄  
許我弟非戀此五斗者倘仁兄憐其區區幸作良  
圖兩隄視不得下

與君典開之

今日蚤起攬鏡忽見眉端隱隱作大絳色如含掩  
呼細君與語當為何兆宜必有真人過此既念二  
仁兄業拒秀州刺下且艤舟浦口乎望至日莫不  
來乃得二兄札子急讀君典書若詩神氣蕭灑如  
挾飛僊復讀開之長牋情境叠出而藻間發世上



乃有此等人物作此等言語不佞乃得日睹坐空  
古人僕即化為異物固可日恨見二君文章想二  
君眉宇恍墮崑崙萬仞罡風中骨驚神悸忽忽毛  
羽生於育懷湖上復值嘉則先生狂呼大語一片  
湖山恐蹂為荒丘此時何處可着乃公乃公平時  
稍高自揚詡命復奪氣何況梁生輩哉二君既至  
秀州便可買擢青溪望見故人直以夕為歲至姑  
蘓而後視我不佞即男子立化為石矣重走吏復  
得鄙意二足下急圖之

與開之

人生非麋鹿安得長聚首然每至分携便成悽絕  
要亦人情足下泊舟郭外僕病不能出城視足下  
病而復傷離作惡殊甚別後數以書來無相忘也

與沈嘉則二首

先生別後治水讓田遂無虛日治水使者錕節邑  
中百務肩於一身先是使者下治水令隆以災傷  
之後不可以興大役為言不得請無何 璽書下  
不復可爭部使者方臨而治水官諸事不備隆恐



得罪上官兩日而集數千人河工遂起三日而部  
 使者親臨閱視得免於後言斯亦勤矣旬日來工  
 且就緒會天大雨河水漲溢工難卒完而田禾復  
 思渰傷幸賴春間之圩岸畢修不至如去歲盡沒  
 乃萬人羈於河工众心惶駛隆又思河工既難遂  
 完農事又復盡廢三十日冒雨夜馳往工所先散  
 大众而後白狀御史臺田野騷動隆方私念一行  
 而解萬姓於危難自差可快意隆不肖揀災卹苦  
 近遂以成癖日求稍積功行以當天心而艱虞踵  
 至憂勞萬狀在之專犯忌諱者多徼天幸止

肖所能知矣隆反覆念昔人言脩正尚未蒙福為  
 邪欲以何求勉強為善以安彘命斷不敢自墮落  
 童負長者聞先生館於汝和宅作客有此賢主人  
 差不惡不肖因日溷勞薪久失修候平生自負謂  
 何而沈淪鄙賤如此惟稍得當在賢豪心以為私  
 慰君典遂買一吳姬自詫妙而開之同住吳門沈  
 即挾吳姬歸宣城馮生暨往江陰約望前過三頭  
 此時先生不可不來作佳晤此兩君書來復申昏



姐之約甚至指皦日以為正殊可喜小集敬微惠  
戈雅汝和昆季幸致傾向田未尚未見枉羅浮硯  
一枚天池茶一瓶辰砂雄黃各一緘奉上

讀由奉集序竒氣咄咄來逼人真舉龍文寶鼎手  
快甚願余小子虛薄無足當先生揚詡爾天道活  
雨不肖後跣且拜且行泥沒至鄰駟龍禁陽侯為  
力良苦不意今春圩塘遂以收功河水高于田間  
一二尺許而不入田不肖復駕小舸逃行阡陌龍

骨遍野草軋軋聲聞于四郊禾苗大生色父老咸

言仗使君力今年不為災而天道更放晴歲可望  
矣非但不為災水落土膏滋潤且可冀倍獲去歲  
滄沒者無論其不滄沒者則倍獲此其驗也夜來  
明月作半圭色河漢左界白雲微點不肖叩頭中  
庭起徐少甚為此中父老喜知先生急欲聞故備  
述之開之昨宿竺頭質明駕快舫暫過華亭一日  
夕返縣竺尚作數日留家田未徑拒吳門客王百  
穀竺中未相聞故不及奉報今業後婁江過竺頭  
一二日間且至正欲馳一急足促先生來而使者



適至遂遣小吏與俱行奉邀行李先生幸速覓一  
輕舟見過固也知汝和汝脩昂季賢主人至則如  
歸乃使司馬作客百里內良久臨邛令媿欲死唯  
先生速圖之

報開之

人言足下尚擁白雲高臥小君山上遣張史往促  
行李東還數日不見報乃足下遂還就李乎不知  
殊風颭後何處來搖落之感想當同之拙稟刻甚  
精工重勞尊神僕於此道不深而片語入我齒牙  
便自絕倒亦一癡乎終當如玄晏先生浸淫其中  
不問外事矣適有家長公之戚荒亂失次君典與  
孫姬及新吳姬同居郊園嘗挈新姬入城拜其母  
夫人頗宜家室孫夫人尚未免身數日前曾有人  
來書中令僕勸仁兄稍擇交息遊亦謂不佞也仁  
兄領之不十七卷尾



二集  
元卷之十一

十一





